

鬼

董

鬼董卷第一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
傍見一尸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
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疆
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
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
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
夜微奠祭我常應君指使我旣得託於君不至飢渴定
得令君所求徇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

以祀禱祈夜又夢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郎呼赤
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
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
穎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
夜半忽自外踰牆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
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處忽如夢覺我亦不
知是何怪也不知何計卻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憫之
潛畱數日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
婦人詐爲謀令婦人出別墅卻自歸言不知被何妖攝

去今卻得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
取至穎家不至曉卽送歸經一年矣家人皆不覺婦人
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自我我必
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
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
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卻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
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
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室俱黑色但是符籙
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

穎宅擒捉穎乃攜此婦人竟逃不知去所

章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
裴六郎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翰常悅之居無何翰有
故游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既而日
暮因宿其舍尙未葬殯於堂奧既無家室翰曰平生之
愛存沒何閒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
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長
丈許著豹皮褌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繼進乃拽朱索舞
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柰何又曰寢矣便升階入

殞所拆發昇觀於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股體環坐其
食之血流於庭衣服狼籍翰恐懼且痛之自分曰向叫
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
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
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
亂起來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殞所儼然
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翰恍惚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
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貴達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

舞於竿杪忽有一物狀如鵬鷲掠之而去群衆大駭因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兒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去飼果實飲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游會稽娶一劉氏爲妾後數年吳生宰縣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持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卽發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獵於野

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卽潛入庖舍
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問狐兔所在而劉氏俛
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生始疑劉
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
吳生給言將遠適旣出門卽匿身潛而伺之見劉氏散
髮袒肱目眇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
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
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褌挺然立庭
目若電光齒如戟刀筋骨盤蹙月盡青色吏卒俱戰慄

不敢近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

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游太白山棲止段公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葛遐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聞樵者說其僧爲怪物所食今絕跡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怪物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怪物何類而敢噬人今日必挈其首致於門下段曰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
段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
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屐錫俱在衾枕儼然而塵
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其
處四壁多挂野彘元熊之類或庖炙之餘鍋竈柴薪自
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怪未至遂拔柏樹大
如碗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
晝夜未分怪物挈鹿而至怒其扃鏽大叫以首觸戶折
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以柏樹搥其腦再舉而斃之拽

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怪物繼至似怒前歸者不
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踣於戶闕又搥之亦斃自東知
雌雄已殞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首挈
餘鹿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
遠近視者如堵有道士出於儔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
懇欲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急何爲不
可道士曰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
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脩之有日矣今
靈藥將成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挈觸藥幾飛散思得剛

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儻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耳自東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躋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卽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子仗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乃立燭於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口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頃閒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芟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

將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
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
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
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旣凝身可度蓬壺
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
之俄而突入藥鼎爆裂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
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
少容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怪物骷髏見在道士亦
莫知所之

鉅鹿有王氏女美容儀而家貧同郡凌生納爲妾凌妻
極妬嘗俟凌出使婢縛王擲深谷中王偶脫而逸去入
他郡爲女道士作妾薄命歎千餘言一夕見夢於凌語
所苦且以詩授凌凌覺而得其詩於褥前後凌妻死王
乃得復返予聞其事甚怪惜不見其詩客近有傳示予
者因錄之裊裊尋坦路淒風響枯枝路本羊腸形折轉
多他岐誤識爲直道偶陷深蒺藜密林蔽寒月清光透
妾肌野鴉徹夜啼矇眊笑自悲雄狐繞妾號鼯鼠相追
隨獨近虎狼窟啖吐安可期妾心豈不懼仰賴穹蒼垂

少年學彈箏善鼓陽春詞長年學吹笙一吹雙鳳儀中
年懼家禍衆口生嫌疑主君不及察遂妾江之碕昔嘗
致幽調酣歡頗見奇今忽厲顏色中道成睽離羣寵好
肉食妾獨甘苦薺羣寵好羅綺妾獨披素絲羣寵好外
交妾獨嚴門楣人情惡異己璠璣摘瑕玼主君豈不明
妾心洞無欺彼忍弄孟毒危機轉斯須不解覆孟情謂
我爭妍媸捐棄長三年剖心無所施呼天天不言呼地
地不知獨呼父與母何用生我爲羸羸溘草宿父母呼
孳孳攜手問苦樂白髮雙涕洟訓妾母改心掣手忽失

之村雞已罷韻林杪流朝曦凝霜厚膚寸輾轉寒且飢
飢尙乏糠粃寒苦滅然其振衣恣所適偶入班姬祠配
享古烈婦異代同貞姿吞聲禱元琰 相委蛇老尼

推朕兆端貞諒所宜神明保終竟致志毋自衰出門顧
孤影棣棣何所訾寒波印宿眸獨步清淮湄偶逢驪山
姬左右兩相發長跽叩休咎爲我問靈蓍白茅藉沙上
展冊尋良規上卦乃山岳下卦乃澤陂羲文命爲損剛
柔彖爲時周孔祈神教示妾懲窒辭左贈雙瑤簪右贈
雙瓊芝元醞瀉腰壺煙霞滿雙卮一吸洗塵骨再吸清

宿脾稽首願爲徒，冉冉不能追。極目望空際，俯首致遐思。
兀然迷去住，深雲忽四馳。濛濛宿霧生，霏霏雨雪滋。
踽踽不自憐，行行何所咨。遙遙玉宇寒，念念懸雙眉。浮
浮覆載間，鬱鬱何能支。慷慨復自寬，靜一貴所持。凌晨
拾杜若，薄暮搴江蘼。入溪攬薜芷，陟山采辛夷。滋菊以
充佩，幽蘭以薦縹。薰蕕紉高髻，芳蓀結輕綦。芙蓉製裳
裙，周旋亦襪襪。臨泉更洗心，湛湛無塵私。願登主君門，
含血愬所懼。鄰母憫我冤，爲妾啼橫頤。勸汝須鄭重，枉
自獲忸怩。羣寵方冶容，寧堪衆嚙吮。引領望危閣，霄漢

千重基十二玉欄杆飛翬敞桷榱佳氣鬱繚繞雙雙峙
文鴉可仰不可卽斂抱空漣洏宮牆不得入況望薦黍
粢衣冠不得睹況望執盃匝聲響不得聞況望微熊羆
髣髴適四野雉雉飛雄雌嗷嗷亂烏鵲狂狂狂鹿麋綠
煙走夜燐明滅多妖魑妾心不比石石破心不剗妾心
不比鐵鐵蝕心不移氣噓作長虹虹消心不剗淚落凝
碧血血盡心不滴一心徑方寸宇宙爲四維四維今忽
張妾身獨蹈危人生同百骸苦樂何倍蓰誰家搗衣裳
刀尺聞時槻誰家贊中饋滫瀡鳴金匙誰家慶兒女調

笑聲嘻嘻妾長抱窮愁手足空纍纍韞伏迴文巧悽悽
終對誰中宵坐長歎寒露滋淋漓嘹唳孤鴈聲聲怨
離披聽聽裂肝腸懊惱成真癡知生有願果知彫有碧
椅知方不知圓大塊徒容伊自恨恨無聊扶面如刀務
軀殼何所用不如委幽遠抱石臨深淵馮夷拒且嗤攀
柯欲雉經縊斷如人推持刀忍自剗刀折空復憶人求
生不得我求死無資天地誰云寬無所容四肢誰云日
月明往來不照私雨露未沾潤誰云澤浩瀰黃壤委何
日墨墨徒行尸撫膺發浩歎仰首見南箕箕畔列牛女

望望亦何其天上懸幽恨人閒徒自癡不寐對明蟾吟
哦薄命詩字字皆自咎句句皆自卑篇篇相思淚耿耿
矢神祇結束明依歸處魚女乃吾師危坐候大昕素楮鋪
平墀纖纖出玉臂刺血忍號諱搗管書血字體勢追樊
姬大義關綱常國家根平治不比長門賦首尾所歡怡
持展跪天讀神鬼皆於戲讀罷卷作封股勤孰爲貽仰
登衡岳峯俯臨湘水涯尺鯉竟不至賓鴻亦我詒買買
無所託願見雙黃鵬嚶嚶畱好音翼短無所裨斂衽復
吟哦天風爲我吹百蟲爲我奔羣芳爲我萎花落春復

華人老無回腕抱膝一假寐夢入主君帷宛爾素昔容
申申弄長髭拜起泣且訴問對良孜孜主君頓然悟引
手強攜提遜避忽振覺依然身在茲形影自相弔慙慙
如蹲鴟枵然魄與魂骨立如枯榴盤盤習故武兩腓如
柔崎施歸復偃臥殘骸如囊皮默默忽回想人壽無百
暮五內忌百感傷衷不可醫梳洗整容態亦自時礪砥
春頽忘憂花百草時歲蕤滴露揉麩醞釀成珍醜和
以愛河水漉以慈竹簾貯以借老觥泛泛浮綠蟻寄言
獻主君斥之爲村醜長夜不自愛摘蒲出瀾漪結爲合

歡扇奇奇價不貲寄言獻主君拋擲供晨炊初秋履峻
石石中含瑞琦礪成雙連環光爛羞琉璃寄言獻主君
遙途阻逶迤冬經不斷縷端緒華纓縷緯以歲寒線製
成同心襦寄言獻主君願言充纓縷棄棄不復視况望
收窮羸達心竟無由進退惟險陬安能坐待弊四海聊
猶夷須女整鸞馭元女揚參旗女擎雲蓋華女執霞
麾弄玉秉長策青女妙執綬白虎服石驂左驂乃蒼螭
前驅奮丹鳥後擁蛇與龜靈旛雙招搖發軔何躓踞駕
言適東瀛仙姝對奕碁中有古麻姑挾我坐以嬉一杯

未勝負已爛樵斧柯迴輪急西向息駕崑崙崙崙言登闕
風苑瑤臺皓參差上坐西王母溫慰亦熙熙顧呼董雙
成命取素所司七弦妾對拊哀音動寒颺王母不忍聽
泣餽雙交梨謝歸轉風駕丹丘遐且熾靈妃署南宇驚
問來何遲衷出古書冊云是曹娥碑始稱節不變終稱
行無虧檢卷對清誨飛駕臨元池北隅苦風色姑射膚
凝脂攜我展畫翫宛似秦山塵卻憶秦山陰雙鶴虛茅
茨收淚何所往直到銀河坻玉女正擲梭鼓臂不知疲
離恨雖不言宿淚雙凝頤顧妾停機杼指心盟不移再

拜領瓊華復度白銀漪題曰廣寒都宮殿相連潞織阿
步鐵板望舒笑喔啣羽衣霓裳曲再奏舞儻儻姮娥憐
妾誠賜我不死劑苾苾一刀圭試嘗甘如飴無路獻主
君長生敢自斲樂極罷觀聽憶我填與箎乘風忽返駕
復履舊園籬鄰母共相勞周游諒多禧顏色羨美好靈
慧失前蛩聞之頗自慶整衣獻所齋到門門不開拒我
聲訑訑衆犬吠狺狺羣寵隔門闕依依門外柳青青牆
上苔搖搖路傍竹灼灼籬邊葵采采雙鴛鴦池塘戲深
蘼相對皆有情無情獨屢屢長號欲奮去此情終繫縻

薄鳩安鵲巢。屣魚潛鳧苾。彼升此願沈。物理亦繆紕。古
來妾薄命。顛連妾敢辭。主君明且哲。酌水分澗淄。妾味
誠不凡。主君當自諮。但願主君心。權衡析毫釐。但願主
君身康寧。延福禔。但願主君家內外。敦倫彝。主君衣衾
溫。妾寒亦自懷。主君常醉飽。妾餒如噬臍。此心質神天。
威光赫。祁祁雷霆司。忠孝善人終見毗。忠孝妾有違。龍
火尸壇遺妾情。早鑿亮妙運。成和比唯妾。素所恥巧媚。
如狐狸。長舌如鶉鴟。哺啜如鷓鴣。不意今之人。愛此如
鶉鴟。微舒以爲賢。虞姬逐鞭笞。西施侍枕席。共姜流三

峻世路此常態端貞宜取疵神明三尺臨聽愬應詭詭
曾聞尹吉甫疑蜂殺其兒投杼踰危牆曾母豈不慈楚
平放澤畔容色成黑鰲汨羅終自沈潔白隨流澌近世
岳將軍一家遭斧鉞父子君臣尙如此賤妾之命如銖
錙又聞二叔煽流言周公避東陲三田生內睽靈荆且
自移張陳刎頸交一旦身摧泚王導痛伯仁負之撫骸
骹兄弟朋友多若是賤妾之軀如蜉蝣五倫自古不除
讒此心但保無傾欹再聞貝錦章嫉讒投豺猗莊姜不
自惜悲歌送戴媯有懷不敢盡主君須細窺一朝明妾

心萬死纏葛纒太極象元爐陰陽運神錘默鍛人與物
雜然各相麗初稟足脩短讒人當自忤忽憶終南山秀
拔無九嶷上多靈異草毛女羣相僖辟世三千年長髮
飄鬢鬢願追與之遊微情尙羈羈雙鵲忽遶鳴願袂垂
蟾蜍右耳聞天鐘和薰潤兩頰撥火火屢笑龜夢協休
禱情曲幸剖白寵愛非所跂望門泣謝主君義黃庭一
卷爲鏃鏃茹英披葉伴毛女靈漿不竭玻瓈瓶馭風逐
侶恣遨遊羅浮匡廬返峨眉人遭逆境須自得堅白從
來誰磷緇飄然長嘯去復去清泉白石容乎而

新昌令妻亡倩女工作凶服中有一婦人婉麗殊絕縣令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慘悴言之悽咽令怪而詰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乃以銀盃一枚爲別謂令曰他日相思以此爲念令贈羅四匹去後恆思之持銀盃不釋手每返公衙卽置公衙案上先是縣某尉者已罷任還鄉其妻柩尙在縣遠來迎柩乃投刺謁令尉見銀盃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曰此是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嗟歎良久因具

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聲音及旨畱孟贈羅之事尉憤赧
良久乃使人開棺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
沈其骨於江

張師厚太原人娶同郡崔氏懿娘爲妻琴瑟甚諧生一
子甫朞而卒懿娘念之因感疾而亦卒師厚乃更娶白
莊劉氏劉已嫁喪夫再醮師厚性實殘刻而妒急師厚
嬖而畏之爲所禁制如處女不得浪出師厚於故妻墓
未能忘情時一往劉怨且怒乘閒挾健婦往擊碎其祠
堂又迫師厚發取其骨投之江師厚歸夜垂涕屏處劉

怒詬曰吾故夫美而俊簪纓家也爾何物鷓弁爲人奴
乃污瀆我爾猶悼亡我獨不念舊耶遂大慟俄而疾作
故夫憑焉叫呼怒罵以其背盟而醮也師厚呼法者張
雲老治之懿娘亦現形於旁曰余安讀崔氏爾強以余歸
又棄言焉又毀余祠沈余骨胡寧忍之余不爾貸也師
厚百拜祈哀乃沒劉亦蘇秋夕劉強師厚出游猶有所
畏呼雲老與之偕白晝飲酣艤舟龍灣劉方曼聲而歌
波心忽晝然而分一丈夫綠袍乘馬出自水底劉掩面
曰法師救我故夫來矣綠袍舒臂丈餘挽劉入水雲老

法無所施徒呼篙師赴救及得之岸旁氣已絕矣師厚
方驚慟俄黑霧起於船中有人蓬首被血而立懿娘也
雲老拔劍罡步而前劍墜於水雲老徒手搏之誤中師
厚相紛拏久之憊人入視則師厚殞於拳下矣時羣奴
皆目見之故雲老止坐黥流云夷堅丁志載太原意娘
正此一事但以意娘爲王氏師厚爲從善又不及劉氏
事案此新奇而怪全在再娶一節而洪公不詳知故復
載之以補夷堅之闕

鬼董卷第一

鬼董卷第二

秦燧之客洛人周浩卜居西湖鄰邸有白衣少婦來寓
豔冶而慧始見猶自匿稍久目成心通叩諸鄰鄰曰汴
人李氏夫死服將除方謀再行浩厚致媒幣室之婦能
先事中浩意相得甚歡歲餘觀濤於江見雙鬟女美出
妻右心慕之茶肆姥曰此女居六和塔父母亾矣獨與
姨處方願以樂藝自鬻浩捐金數千方獲焉始至其家
妻妾順比如篋填後忽忿爭浩諭不可解至相毆擊兩
怒方厲黑烟蓬勃出自吻蔽屋如墨奇響一聲烟銷室

空三豔俱失遣人訪其姨蕩然砂磧也浩怪愕不敢居
其居從傳法寺假僧房徙焉元日四鼓欲之秦氏賀甫
出門陰氣晝然籠燭隨滅妻不知從何來怒罵曰無行
棄我逃釋謂終不能近汝耶浩罔然不省其妖隨謝之
婦曰我已徙居入城矣偕至小宅中歡飲共宿明日乃
得之望仙橋下半臥水中喘息僅屬掖歸療治數日乃
愈浩益恐遷館於秦氏一夕坐書室有穴窗者叱之隨
聲自隙入妾也鉛丹不施雙鬟紛披而態度愈明豔倚
浩嬌怨曰主母妒悍正藉君主張乃懦不能令我至

此且彼非人乃死老魅君何爲惑之浩亦迷罔不省畱
共寢妾挽出游偕飲中五酒家聞寺鐘而寤身乃在後
圃池中污泥滿耳鼻秦氏呼一道士制之不驗乃使四
卒夜番守之浩雖不得出而二女閒夜至或憑浩言云
云叫呼熺厭之使他客送往建康道遇時中時中曰是
水族之怪也驚爲白衣穴西湖獺爲少女窟於江弗速
拯將死於溺矣爲檄江湖神俾繫二物曰法不許殺也
初周浩在西京困不自聊有洛瀕一作瀕老翁夜聞洛中
溺鬼相謂翌日欲取白衣士自代其衣下穿而姓周翁

且而待日中而浩至姓狀衣袂如鬼語力挽駐之乃脫至此又復遇水魅云

或曰人靈於萬物人不能神禽獸昆蟲惡能神又惡能魅人凡言魅者其寓歟余曰凡人形盡則死死爲鬼鬼而能有知者不待聖與智彼其形亾而神存故也至神則能神神又能神形自神而形謂之通自形而神謂之定定則慧通則空矣空則彌漫八極而無所不至故能運天地化萬物生亦神死亦神生有不神者自窒之也實其所以空者而無以受故也惟萬物則不然故死不

能神而生或神死不神者氣偏業縈理悖無以神神也
生或神者壽也今夫人大齊不踰百而物不殄不死不
死則或靈矣世有爲長生術者言理則未窮言性則未
盡言覺則非正久而仙能化能幻能前知物之魅者久
也老壽也猶人之仙也然亦豈數數然見哉夫物之魅
人者必以姪姪者其自魅也久矣已魅而物之魅類至
矣何寓言之有

臨安府胥時安禮性陰賊險猾因與傳法寺僧有故怨
安禮夜出察邏卒至寺旁僧方炊餅餌爲斛供烟氣涌

起遽突關入誣以遺火悉捕知事僧真獄將加重刑有大璫鄰居不平之宣言欲入奏乃得釋然猶有被杖者僧不勝痛憤而死未幾安禮在使廳指畫文書忽仆地殞七竅皆流血安禮家金帛山積粉黛列屋平時惟以刻虐中尹意比其死也復以子代從事或勸其子爾父多冤陷盍稍爲冥福且彼積錢甚富用之卒未旣也子曰彼爲時安禮我爲時某曩世時安禮負時某財今積以償鐵枷鐵梃聽安禮自受之時某無預也聞者爲之

一笑

善應尼余往在鹽官看姊見之狀貌寢陋意懵然村嫗
耳洎時出危言迺有脫洒起人意者頗疑之亦未信其
能定慧也後攜數百錢券來託以市米余曰米非余事
亦非爾事也應曰誠然我未知君爾持去屬之魯文之
歲在戊子哭魯憲於嘉禾晚行其園中小菴有出揖者
應也曰曩歲糶資在是今欲買牒與侍童待之既累日
矣冬杪聞魯氏婢有盜帑帛者妄連其童尉捕之應曰
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
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木金土盜骨肉精血於父

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耶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也
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亦與盜婢同知本有
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真盜矣羣卒
不解其言謂侮己怒虐之甚苦至焚艾火熏灼應曰此
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空劫後諸佛慧眼且不能窺而
況汝曹邪卒暴不得施乃解縱之明年三月旦日侍童
夜叩魯僉門曰吾師文已矣魯視之儼然坐脫猶意其故
設意爲之移寘他榻坐愈堅強面淡紅色翌日閣維舍
利洋溢烟所泊林莽皆垂五色雜珠有光始知其有隱

德云

嘉定戊寅冬廣西諸司奏知欽州林千之食人事始千
之得末疾有道人教以童男女肉強人筋骨遂捕境內
男女十二三歲腊而食之謂之地雞地鴨其家小婢妾
被食甚衆又以厚賄使卒掠人墟市閭民稍知之皆深
閉不敢出卒無以應命乃走其鄰橫州伏莽中掠過者
橫州民呼爲紅衣人意其盜也告州捕得卒言其情監
司上諸朝旣而獄久不決又使大理評事孫涇往全州
置獄勘之遷延歲餘千之竟從輕典僅追毀除籍配吉

陽牢城而已既而言者論涇罪涇罷去

嘉定癸未秋余在郡治客次中與嘉興趙承德清劉簿
偕坐劉言德清先某宰以最入監左帑疽發背之左其
鄉貴使瘍醫治之既愈矣未幾復發於右召醫十往返
不肖來鄉貴強之醫不得已乃言曰某聞左藏召始勇
欲往晝假寐夢兩吏呼至幽府金紫人坐堂上厲聲曰
某人治德清故出大辟使逸天罰案罪當以疽死爾前
爲傳藥愈之已違天意今勿復往往則罪且併及亾何
左藏果殂嗚呼故出且爾故入當奈何蒞官行法其可

一毫容心哉趙丞亦言某官寓湖之空相寺其人以嚴暴自喜得疾臥榻上作呼囚聲而自磨之又云訊若干則號呼痛楚兩股杖痕如織日日如是而不得速死後不知如何姓名昔具聞之而今忘矣

秦檜專柄時雅州守奉生日物甚富爲椽燭百餘範精金爲之心而外灌花蠟他物稱是使衙前某與卒十輩持走都下至鄂州之三山遇暴雨休於道傍草舍主人書生也窶甚方冬猶絺葛臥牛衣中蹙然曰雨甚日向暮屋漏不可居恐敗官物去此荒徑里許客舍甚整盍

往憩衆俾導以往至則果有民居焉其人姓魚氏見客
喜出迎燂湯治飯問所以來婦側聞之摘語其夫此持
太師壽禮必厚齋可圖也夫曰吾寧能敵十夫哉婦解
囊示之蓋婦能貨藥常爲姪尼蕩女輩殺子故蓄毒甚
多遂取殺鼠藥和諸毒併寘酒中而飲之中夜藥發皆
昏然不知人獨衙前者飲少不能毒魚運斤擊之十卒
併命他物悉藏瘞獨不知燭中有金不甚惜姑置榻下
會生納婦以兩炬與之生持歸堅不可燃刮視而金見
遂數數乞燭於魚魚疑焉取餘燭視之始大悔懼夜誘

書生夫婦殺之徙居漢陽爲米商小人驟得志買婢以居妻曰致爾富我之謀也今疎我耶我且告之魚內不樂又家持珠花與倡倡始疑其卷而富及得花葉下有雅守姓名以示他客客告倡持告之郡遂夫婦皆磔於市檜方盛四方賂獻山積金不足道又必窮索異寶皆尚方所無若雅守之金燭又不足爲遼東豕直芹萍耳女伶陳嘉慶居後市街之東夜獨寢夢有人黑而長緇衣素裳俯瞰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不往嘉慶欲呼母與婢而聲不得出乃應之曰今已午夜矣無人荷轎

不可去也我未省識元司法縱可去亦不汝從汝來不由戶豈非鬼乎其人曰肩輿在門外矣夜深不須治鉛黛睡妝故自佳以手中扇揮之嘉慶覺身不自制從牖中出至門果有肩輿二人負之乘空行至清冷橋下見一士出迎升樓暫而多髯疎俊人也畱飲款昵既曉復以轎送之歸既寤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舉杯忽冥然坐寐其鼾如雷呼挽皆不醒客怒而去逮曉乃寤則夢遊也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司法求釵珥香扇之類皆在枕旁嘉慶視元頗當其意亦樂之謂姥

豈真有是人能此於夢乎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賢於夢魂遠矣姥求之清冷橋果有赴調元司法肖貌皆如女所言屏人密問之謝無有又數月嘉慶不復夢視元則已歸他日遇諸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生以術致之耶抑偶然也

紹興初北客陳監倉寓邵武軍筭女曰淑美而慧富子劉生欲娶之劉父母以陳窶而挾官恐侵其資不許陳亾女不能自存嫁同巷民黃生黃母以罪繫家罄於吏炊弗屬使淑質衣於市過劉氏肆劉子見之喜呼入飲

之還其衣予之千錢他日復來又益予之寢挑譖及亂
淑歸視夫如讎夫疑焉偵而知其數過劉也僞弗聞者
使淑厚要於劉獲既審其實然後詬淑曰我雖極貧義
不食污當執汝詣郡婦姦法不得用蔭免也淑恨怒飲
夫醉殺而析其骸寘甕中鄰有聞者捕淑赴官劉生知
女爲己累夜逸邏者得之黥隸澧州淑坐殺夫支解入
不道以凌遲論刑有日矣獄卒謝德悅其貌夜率同牢
卒負而出諸垣與俱竄至興國某山李氏邸舍中李盜
橐也察其必竊而逃者率家人持兵給以追至德恐穴

壁遁去淑爲李生所得詭言江州籍妓不堪官役故從尉曹射士李妻悍不以歸寘諸酒肆中李蓄毒殺人掠財淑久亦益習爲之謝德旣脫去爲醫褐衣以藥游荆鄂又三四年而返由故道飲李氏酒肆李生已忘其爲德而淑懷德恩未替也瞰無人焉急走謂德僞醉臥於此我復從君去德如其言夜淑置酒飲李及兩童婢皆僵仆呼德使就殺之席捲肆中所有與德西上適襄陽李氏家人來見屍縱橫獨意李生視盜侶不謹爲所怒戕不知淑實爲之也先是劉生旣配流於澧以賄免不

敢歸往襄陽依其舅崔觀察崔亦盜巨擘以俠雄一方
暮年革故態多爲邸店自給有邸在閩闈中使劉生主
之德來適入其舍劉大驚密以叩淑淑率言之劉欲執
告德而恐淑并誅乃僞善視之月餘攜德出城飲以鐵
擊其腦推置檀溪中復納淑而室之亾何劉父營得放
停牒呼使歸崔以一赤馬一奴送劉至興國遣舅家奴
去乃迎淑翦其髮衣以緇衣賂尼寺而匿之劉未至興
國十里夜宿袁入店袁窺見橐中物殺之劉父以子失
歸期走价質之崔崔曰某日遣行旣累月矣劉父驚疑

自走襄陽訪之崔之妻其妹也姑諱日設齋尼寺中挽使偕行劉父見淑大驚曰是吾鄉殺夫者當極刑累吾子使黥今胡爲在是其可乎使逸乃械以陳邑淑竟論死嘻異哉

襄陽主簿張有新娶妻美而妒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有以爲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迴顧深目巨鼻虎口鳥爪謂有盍與予鞋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有恐奔告

其妻且尤之曰我如廁須一婢相送爾適固拒果遇妖
怪婦猶不信乃同觀之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
妻恐扶有還他日有至後院怪又見語有吾歸爾鞋因
投其鞋有懼不敢拾因倉皇返舍以怖成痼疾而卒
高密王萼少美丰彩嘗日晚倚門見一婦人從西來將
入郭姿色殊絕年可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
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來此女笑曰兒
家近在南崗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畱
宿甚相親狎明旦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

謂女曰家既近許相過否荅曰家甚陋不堪延客且與
亾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左
右一婢亦有美貌常以自隨其後雖在晝日亦復不去
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荅曰何須強預他事如此後
一夜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兒本前高密令
女卒殞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
乃便悲惋問明日當至何時曰日暮耳明日臨別女以
一金縷玉杯及玉環一雙畱贈王以繡衣荅之揮淚而
別王於南崗視之果有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黛如

故見繡衣一篋在棺中而失其所佩玉環及金杯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環與杯皆捧之悲泣曰女先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而死因問曰兒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傷感後念之遂恍惚成疾久乃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沈翁者天目人名寶家饒於財有邸舍數間納四方過旅大雪中一人衣青褐衣投宿曰吾前途值盜囊資皆

罄盡幸翁憐之翁具飯酌之酒且曰天雨雪君衣薄甚得無寒乎更爲具衣然火明日客辭行復與錢數貫客曰蒙翁厚德無以報觀翁色若有不豫然者其曷故哉翁曰某老年惟一女今爲祟侵臥牀榻耳徧謁高巫皆不能禁故常憂戚客曰此吾素所習也乃爲之結壇禹步驅其祟女疾遂愈翁感其意畱一日乃去他日客復來則戎裝乘馬持銀筇鎗從卒負胡牀叵羅威容甚武曰吾有職於嶽爲統兵助法將從爲天心法者捕鬼翁遇吾厚故欲翁知之寶拜起烟霧翳然而失淳熙閒事

中瓦術者楊二官人游羣璫門依之爲課息故以貲稱
一日有紫袍者以千錢求筮曰吾妹隸慈福宮所儲不
下萬緡欲祈某璫取之筮吉凶云何楊曰卦得同人之
九三其象健以明有人同焉然伏戎於莽財雖有之而
必以詐乃可得也自是屢不一占占必千錢閒與楊共
飲嬉游相樂又數日言吾妹已出宮囊中所攜金珠過
萬君語無毫髮差可謂通神遺以錢幣三千曰是猶未
足爲君謝也居一二日復邀出飲語之曰吾妹欲求偶
彼囊中雖富而年過四十慮娶者難之妹欲自見君以

媒爲託楊忻然許之明日哺後兩僂以金合至其中皆名鯖異饌佳果及鬆器金卮信如禁中物婦人乘肩舁金翠耀目紫袍踵其後楊呼妻女延之盡出其家白金觴罍相酬酢夜漸向闌啓黃封酒婦自歌以飲楊及其家下至女奴皆偏酌之酒下咽楊見其妻昏然而蹶須臾舉室闐于僵仆方趨掖之而已亦然紫袍先命其妹升車取布囊盡掩席閒所有及其妻女首飾計所直已千餘緡笑謂楊曰以詐得財信而有證然以相與予之厚樓上箱笈皆不發取君自善視之方是時楊心目了然

獨口不能言身不能運耳明日藥氣既消皆無恙楊平
時以智巧自負慮貽笑羣貂不敢聲於賊曹密與求盜
輩跡其人不復再見

鬼董卷第二

鬼董卷第三

吳江縣之北聚落曰衝浦民白晝見黃衣卒來逮捕曰
官喚汝治殺人事民自念未嘗殺人拒之不可禱之不
聽遽前捽其胷回視身仆牀上方知已死乃哀叩之問
何事卒曰丈人訟■■妻冥府不可欺宜以實對洎至
官曹髯官據案坐阜衣隸雁鴛行立呼民來前取婦翁
訟牘示之民不識字吏爲之讀言嘗殺三妻最後者已
女也民曰三妻誠有之然死非殺也官曰果何如當直
言此非譫漫所也民言長者以瘵亾次以蠱脹亾三當

丁亥水災廬舍漂沒無所得食死於餒耳民有子六七
歲母後復繼死官又問汝子何由死民曰亦以飢疾問
可知也吏引三妻洎子至官三問之如民言乃大怒曰
老物以死誣人當反坐索大械拳婦翁兩鬼曳往獄中
遣民歸過廡下有■人坐誦經呼曰若憶我乎民識
其比鄰錢道人以死死矣視其臙足有焦灼痕而其旁
金幣山積錢曰平生誦金剛般若經藉經力不墮惡道
然口其文而心有他屬又不解義趣故雖富足而不能
超昇民曰若然何爲死於火錢曰方春漑田必取淤泥

糞之殺羸蚌多矣能無及此乎豈特以火死今猶兩股
日被焚灼但藉經故痛似可忍又須臾卽休不然殺生
以一償一業果不打量也又轉曲廊列巨釜煮湯沸涌
數尺卒漉取析木上水噴皆起成人可認者三
四人皆里屠也泣言殺業不可追悔盍語各家
爲造經像又少進空庭中繫者甚衆鄰有兼併善訟伯
里者亦在繫中與語莫不應形狀亦不大了疑而叩
諸吏吏曰是未死獨一魂先繫此他日壽盡乃案罪耳
出門聞哭聲蓋已死再宿心尚暖故未之斂猛卽其屍

遂活蘇文忠公言儋耳處子死所見皆儋耳鬼今此民亦徒見吳江近里死者豈一方各有治鬼事者耶自民之生已二三年鄰之繁者尙存其豪狡如故

紹定己丑三月二十八日臨安天慶館客道士青陽某坐逝丹稜人常賦堂不肖出醮祭亦不歷闕闔中先一日語所善日午時天大雷風汝觀中驚出

一佛其人笑曰法道士乃談佛乎至期果澍雨大震電視青陽已坐脫矣手持一紙卷有偈曰雷聲霹靂撒手便行蹤跡混融萬法皆空黃冠能坐脫不惟未嘗見之

亦前未之聞也

廬山歸宗寺往年有偉丈夫脩目美髯語音如鐘白氎烏帽謂主客僧曰販米來此觸熱不可歸欲借一函席度夏僧拒之曰僧俗不錯居況寺亦無閒屋叢林事矩矱不與房居等也空山荒寂客安寧此哉客曰我非求安者於選佛場側得數尺地可閱華嚴足矣梵宇如許不能容一老優婆塞耶僧不得拒以自主僧主僧異其人許之客坐夏九十日清苦過諸比丘日誦華嚴一卷安居竟乃辭去語主僧曰吾家廣德軍西門外姓張氏

家足穀他日或廩不繼幸使一化主來來歲寺以歉不入如其言訪之行西門外覓富人張氏了不可得寄錫光孝寺叩主僧主僧噫嘻曰豈非吾郡張王乎偕入寺視後殿偶像信向客也炳薌祝之而夜夢王來授以治眼方曰吾郡人且苦目疾師宜畱此以藥施人勿取直人自當歲有所酬既而滿郡皆目眚廣德人恃王爲命日禱祠下王復夢之曰光孝廬山僧施藥甚神無以吾爲也人就僧乞藥應手如掃爭願奉施僧得錢數百萬以歸自是歸宗歲遣化廣德而施者不厭也寺刻木像

王於僧堂之左以五戒蒞香火日易華嚴一卷余所識
禪僧行楷偏參至歸宗見寺僧有口吻欬不正者意其
風淫欲予之藥僧曰非疾往未削髮時蒞事張王祠嘗
適市得彘肉不能忍饒歸易華嚴卽罔不自知去臥寮
中見李太尉持搥立其側自知犯王所禁心歉焉神舉
手一指口隨指傾側今弗之療以識吾過李太尉者吾
鄉里人死水而能神相傳事張王張王所至塑之祠下
今封爲威濟侯云

廬山天池峯絕高曼殊室利菩薩道場也夜夜有聖燈

來供之楷禪登山夜見一燈自淮山飛來須臾變而爲
七七變而爲四十九又爲百千萬億不可說彌山偏谷
已乃聯比相屬有如繡毬者數珠者華蓋者香爐者一
官人號木強詆之曰此妖耳不然則木石光燄能飛集
吾手乃信其神言未脫口一燈飛來左肱上紅燄赫然
而不熱摘取之封寘香奩中明日啓視止木葉一片耳
淮山蓋四祖五祖道場亦夜有燈垂塔前松楸上天池
燈閒亦飛渡江供之予叩之友禪人其說不異

嗣清禪師上饒人水菴一糙之子知見明白叢林歸重

平生無貴賤皆平揖之不蓄衣囊不食常住不侑客食
不過中食不衣羅紈不與人談世諦當諸老向盡獨荷
擔大法安參政帥湖南迎致大滬山舊主者積錢七百
萬清盡散之游僧及近山窮民知事僧羣諫師曰斂之
於彼歸之於彼奚爲不可佛法中僧乃當蓄財耶有夢
覺堂者安公鄉人自蜀來見幕客及子姪交譽之安公
不勝衆論使覺來爲代師出寓邸舍覺遣侍者以狀邀
飯師書其尾曰已非滬山僧不喫滬山飯不過兩旬餘
岳州郤相見不盈月副寺與勤舊僧爭忿蹴其脇立死

行者殺火工斷其首而逸覺以累入獄時安公已去漕使攝郡事素惡覺不待獄竟編置於岳陽如師言其他預記者甚衆師不自神也年八十餘順世於育王設利如金色珠彌滿林谷異香經月不散

寶慶丁亥七月十一夜四更大風起西南雨如注屋瓦皆飛一時頃風從東北回射地震搖平地水長數尺百年之木發拔無遺民居不以高下毀八九死於水中者不可勝計岸滄屍如積是年既無年餓死者益多明年春大疫比屋相枕籍嘉興平江安吉三郡尤甚被其

毒戶減十五六烹魚者率從腹中得人指髮羣從往平江買鯉於市剖之得人耳猶懸金璫富民子見流民餓婦_三龐白晳持粟數斗畀其夫而納之食以粥兩日而後能視夜見天神叱之曰此婦當殍死奈何強食之不速遣女貽汝家禍富子不忍翌日神復見怒曰弗去將併疫矣俄而婦病亟屏之出門卽死

魯鋒制幹以事如杭都晝臥客舍回視壁有罅驕然開闔而視之人居也墜壁朱戶美婦褰簾出與客語如素識以真珠花畀之曰持此歸謹藏之他時相遇合徵此

爲信魯愕然復視壁無纖隙花故在手乃一旱蓮草已
枯萎矣還家卽病病中視草復爲珠花病急猶不忍釋
手遂殂將魯垂死而妄見耶抑有奇鬼攝之惜無人問
其所遇詳究者

雪城之南諸野寺千

餘

金無爲最雄盛有房居僧幾二百

人良田千餘頃相傳王衍捨宅余嘗爲諸僧言王衍瑯
琊人乃今沂州去雪數千里衍平生歷官亦不到江南
不應有宅於此且衍亾晉而毀節於趙正使其人尚在
乃義士所唾真猶不足貴況必不然無妄攀援貽識者

笑羣僧多不悅余之言戊子冬毀於大火雨中烈燄自浴室起瞬息灰燼尺木不存先是有人夢入寺見兩廡皆大鬼深目巨喙甲而豹膽各執其物如有所伺老僧金襴僧伽梨自殿飛空去鬼皆合掌加額一神紅袍金冠從外來男女持絳幡從其後神以鞭指呼羣鬼繞寺而旋或牽赤騾至神乘以行鬼譟而從之其人寤譟聲猶在耳也凡^持居僧無有持戒律愈富則愈造惡業蓋聖僧去之神乃加藝焉

里有屠牛者以賤得牛喜甚醉歸臥使婦飼牛牛仰視

曰欲殺我當亟殺何以食爲婦驚而屠至以牛言告屠
卽牛而默然怒婦給而批其頰婦復往罵牛曰坐汝故
而被笞汝適言而今默何也牛曰吾汝翁也坐屠牛故
爲牛以受屠吾兒業於是婦與孫食焉聞吾言或能廢
屠是我奪吾兒及婦孫食焉故寧死不言婦曰若然何
爲爲我言曰使汝知必報耳婦畏屠悍終不敢復向屠
道牛語夜遂殺牛婦不宥食牛肉其夫復問其故具以
告語傳之屠屠猶不爲改屠之頑無足道也牛易世矣
猶爲子孫計耶嗚呼虐取之培斂之深藏之今之牛比

屋也操是一念以往豈特一爲牛而已哉

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士耳特所尙者不同非於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蝟毛未嘗稱老子況於三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籙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迺自託於老子以神其書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其冑設爲三官九府仙官將吏以罔民耶薦亾一門不在洞元

洞神洞真之科最爲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佛本
不言薦亾後人設爲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入之
厚因而傲焉蓋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余姻家魯提刑
捐館其子德清知縣繼亾子舍先作黃籙醮招蜀人苟
生爲高功苟非黃冠特以法自名一凡民也召魂之夕
旛重垂至地奏章時鶴二十餘盤旋壇上衆駭焉已醮
提刑冢嗣餘杭宰夢其父來如平生而面愠色拱立叩
所以良久曰我死家乃遽無長幼序耶子先而父後禮
歟驚而寤省所夢泣曰必爲黃籙故也亟營之復以命

苟鶴來九多余嘗觀丁謂陳彭年輩爲天書事每一行禮必以鶴奏成至數千鶴東封時無日無之故人呼謂鶴相謂必能妖術不然其徒中亦當有善此者至王老仔林靈素輩真挾左道不足怪也余家藏道家法書甚多有所謂墜旛咒訣蓋亦幻惑魯君之夢特其心不自安爲之耳

崇寧末年大闖郝隨之女爲鬼所魅始見偉男子如將家自稱舍人來相挑謔遂迷罔失常號呼笑歌聲及廣陌或奮挺欲出十餘人不能制隨召京師名道士治之

一夕失女偏城內外杳不可尋月餘忽在閨中灑然無恙問所見女曰始吾家呼法師來舍人曰吾力出漢天師上是何爲者旣而見神兵四合乃嘯呼其徒至者千餘人亦皆衽金執銳列陣相望聞呼其名蓋多近時戰死將校及赴市強囚也鬼有韓將軍者前白舍人曰彼軍雖不吾敵然舍人本爲行樂計是家一不得志必再天下之言法者何可勝計舍人寧能盡勝之柰何以此爲戰地耶舍人當先以夫人歸我力戰必勝而後反彼軍縱有脫者已不知夫人處矣舍人撫其背曰得良偶

君之功也舍人先與女馳去韓軍於郝之門神兵憚韓
在後果不敢追舍人偕女入一廢祠旋化爲城郭臺觀
池御修麗不可名韓將軍以捷歸獻俘受賞如人閒軍
禮居數日舍人曰吾得美妻不可不與姻鄰爲禮合肆
筵召客客至數人有綠袍年少方二十餘美風度遷坐
近女諦視之曰郝太尉女耶中貴人倣宮禁塗澤固加
於市人一等矣中飲舉酒酌舍人大言曰吾與公爲兄
弟休戚無一不同今暫易室可乎舍人艷然曰吾與公
爲兄弟世乃有以婦爲戲者耶綠袍曰吾誠欲之何戲

之有不吾與卽力爭耳推案而起寶玉杯盤皆碎於地
舍人奮然逐之綠袍戟手去居一二日聞金鼓聲徧山
谷甲騎數千譟於城下舍人帥師御之交綏而退綠袍
爲七寨環城矢石下如雨韓將軍晝夜拒戰互有勝負
如是者十餘日舍人軍事良苦無得歡悰韓將軍曰賊
糧且絕不能久請深壁毋戰俟其飢疲而擊之我以奇
兵邀其後蔑不勝矣會謀報德安公祆廟石王等助賊
兵而資以糧兵來晝夜不絕舍人謂女曰吾將家兵關
西復來戰此自邠州靈應以西皆吾與也欲偕行恐飛

戈流矢不可測汝還郝氏澄心正念求能楞嚴神咒者
而學之百鬼不敢近不然瞰吾去或能禍汝乃自燔其
營潰圍出送女至闈而去女既得反遂爲比丘尼不知
此曹鬼耶神耶殊未可測也

鬼董卷第三

二十一字

鬼董卷第四

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纘客于吳夜就主人飲歡甚大醉羣賓皆散而纘大吐甚困更深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藥物以護之半夜纘亾仲海悲惶伺其心尙煖計無所出忽思禮有招魂望反之文又先是有方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纘名連聲不息忽蘇而能言曰賴爾救我卽問其狀荅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遣邀問其名乃稱尹逡巡至宅門闕甚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適奉迎耳乃延入竹亭亭中皆朱紫相

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羅列妓樂雲集我意且洽都不
思行李之事中宴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爵
行無數我殆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
是數四請辭主人苦留我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
來當或繼授我職事我向已虛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
不呼我都忘身在此我殆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
爲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何可行前事旣驗當復
執意耳因焚香誦咒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歿仲海
又呼之聲且哀厲急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喚聲

我向復飲至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敕文牒授我職聞
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怡我又暫乞歸再
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畱未訣雞鳴將與陰
陽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
計也卽具舟倍道併行而愈

太原王垂與盧收友善嘗乘舟商于淮浙至石門驛旁
見一婦人立樹下容色殊麗負一錦囊乃弭棹伺之婦
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看
之足痛不能行二人曰諾遂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垂善

鼓琴以琴挑之婦人粲然既而稍親合其語諧慧辨不可言是夕與垂會船前收竊嘆慕夜深收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骷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垂既而天明婦人暫登厓收告垂垂曰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簣下如其言頃閒婦人來問王垂安在收給之曰適上岸矣婦人乃委收而追垂於是棄囊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鬧處半夜婦人直至船中婦人頭白面有血腥穢不可言乃拽垂頭咬垂二人因大呼衆亦船皆助逐失婦人所在明日得紙梳一枚于席上垂數

月而卒

張忠定公詠性好學佛守蜀成都日早起誦金剛經一
過乃出理事暮則靜習禪凡蜀僧有戒行能講誦者皆
賓致之一日過淨惠寺焚香罷適新造釋迦佛像出金
色珠滿佛身及華座璀璨奪目取已復生不可勝計忠
定亦得數百顆以歸爲之作贊文甚偉麗處州鮑粹然
知府家香木觀音像傳世已久一日供旛上有浮動而
光明者察之五色珠也發龕則山巖淨瓶華臺之上纍
纍相屬大者如芡細者如粟勻圓可愛忠定篤志學佛

忠誼動天壤宜見此瑞鮑不甚留意內學豈菩薩改以此
警之耶鮑公死侍姬散有崔氏者爲余道之

朝天門綵帛鋪傅生春日獨游見長橋坐而卜者方倦
行戲卽之以五行問其人曰君命絕不佳必以刑死他
未暇言今當憂官事事絕近傅不樂起度橋未至圯下
回顧已無見矣心惡之人清波門踐果核而跌觸貴家
壘墮地擔者云云傅方被酒反詈之併及其主執赴官
得杖以歸數日夜聞扣門聲甚武僕不甯啓扣門者曰
我有藥欲爲三官人療瘡汝不入言欲困乃主耶僕言

之傳命之入乃前日橋上下者也將一藥置几上曰以
傳瘡卽瘥傳顧謝閒忽失之視藥乃狗糞耳遂絕痛不
可忍卜之曰魑爲祟祭祭久乃愈傳駿豎子不能家家
寢衰住於四聖延祥觀今不知何如

都民質庫樊生與其徒李游湖上某寺閣得女子履絕
弓小中有片紙曰妾擇對者也有姻議者可訪王老娘
問之樊生少年心方蕩得之若狂莫知其何人他時過
昇陽宮庫前聞兩嫗踵其後相語笑多道王老娘伺其
入茶肆亦往焉兩嫗謂淪茶僕曰王老娘在乎曰在爲

我道欲見僕自後呼一嫗出四五十矣兩嫗迎語之曰
陶小娘子遣我問親事何如王曰未得當人意者且彼
自以鞋約得鞋者諧之樊大喜伺兩嫗去獨呼飲王嫗
言鞋乃我得之陶今安在嫗果能副吾事否嫗咤曰天
合也彼生二十有二年矣張郡王之嬖也郡王死時方
十七八出求偶已四年矣無當其意者故不嫁至今奩
中所有萬緡君少年而家富契彼所欲然必令一見乃
可約以明日會某氏酒肆中樊生如期往顧之嫗走而
先四夫昇一轎一女奴從其後褰簾出揖粲然麗人目

所未見飲至暮語寢褻狎嫗以他故出女遂與樊亂不
甯復去樊生父甚嚴以野合不敢攜女歸有貯貨屋在
後市街女已知之自呼車與女奴偕往樊生不獲已乃
從之相挽登樓坐昇夫于門守舍傭見其人衣紙衣驚
呼失聲四夫皆沒樊生坐樓上不知也中夜樊歸傭途
送之道所見猶不之信且日傭燂湯登樓視婢乃一枯
骸女在牀自腰以下中斷而異處亟走報樊父父往驗
之則蕩然空室無復存者鬼乃入其家卽子舍塗抹出
拜舅姑上續命物真若新婦樊惟一子憂之訪善法者

或言賣燒羸張生考召有驗呼治之女子無畏色出語
曰我良家子方有姻議而彼生遽姦污我於酒肆中若謂
此誰之罪今不居此將安歸張爲之勸解久之乃曰去
易耳然吾終不置此人遂爲旋風而滅月餘樊與李游
嘉會門外李以酒忤省吏趙生趙生欲苦之樊與併遁
不敢由故道乃登慈雲嶺繞入錢湖門中嶺雨暴至舍
小人家主人母白服出迎曰顧六妻也夫死未盈月日
暝雨甚主人母以榻處二客曰昇陽官前酒唯飲王老
娘今急乃投我李謂樊曰彼何自知之得非亦鬼乎懼

不敢寐中夜聞扣門聲呼顧六甚急二生窺見阜衣卒
自靈牀上曳老叟去回語嫗善視二客勿使去樊李益
恐相攜自後戶而逸望荒邱中燈燭森列綠袍人據案
決事鬼吏擁顧六翁媪在旁又有麗女鬼卒守之腰腹
中絕以綾縫綴而不甚相屬蓋陶小娘子也二生疾走
里餘聞宿春聲人家燈光自隙出投之扣主人姓名曰
雍三鬻鮫者方擣粉耳爲言所遇之怪雍笑而不荅喘
未定四夫輿陶小娘子并王老娘顧六等全集樊李奮
臂肆擊力不勝而仆羣鬼將甘心焉俄而殿前司某統

制趨衙從卒百許人呵殿至羣鬼皆捨去統制聞草中呻吟命下視之見樊李已昏不知人數卒挾扶就湯肆喫治門開呼徼者送之歸異時訪鬼所起則陶小娘子信張氏之嬖以外淫爲主所殺中腰一劍而斷王老娘居新門外亦以姦被戕顧六翁嫗雍三皆嶺邊新瘞者也此度是紹興末年事余近聞之

夷堅癸志載祖趙堅以法治魍言物之無情者不能爲精皆妖憑之故久於魍者其魁配爲某精若帚杵之類此理良是蓋子野對石言之遺意也有富民妾孕不成

子每產皆多怪禽異物狀不肖人類閒一似人則角其首翼其腋或身無膚其家大怪之雖禱禱不輟然不識其由有游僧過門噴曰是家多妖能信我當相爲除之主人問焉僧曰而家產則得怪物孕則得異夢乎因指石斲獅子曰此其魁也爲之誦咒呼工鑿目斬趾而去後遂安妥連得文夫子子謂石無知不能神是亦有憑焉爾

知見所不及當以佛言爲信佛所不道決無是也佛言琰魔羅蓋主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

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
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于何時
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瞻部特素訶
之一洲極東南際于一世界不啻于太倉之稊米泰山
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
山柰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王四天下蓋人
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槩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
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
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耶當

是僧徒爲此以惑愚民耳杭有楊姬信庸僧寄庫之說
月爲一竹篋寓真金銀而焚之付判官掌之判官者取
十二支之肖似爲姓如寅生則黃判官丑爲田未爲朱
亥爲袁卯爲柳戌爲成之類所謂十王者亦歲有賂久
而姬死女夢其來如平生衣飾十倍生時自言我富不
可勝計但積資而無人守之當多爲明器惠我與女游
大官府望殿上十人環坐儀衛尊嚴曰此十王也我以
生前功德故能出入其後宮又曰近以萬緡買宅行將
遷矣女請觀之則以女未當死不可往遂寤識者多不

然之余曰無怪世界依妄而立本所無而想之立見于前矣彼嫗平生持妄心死宜妄見女習其母之妄一念適與妄會耳十王寄庫之有無則不待智者而後知

幹者沈暹十歲兒忽不見後兩日聞船板下有聲發視之兒在焉昏不能語湯熨半日乃能道所見兩鬼青巾黃袍導使遊戲將擁寘水中忽有白衣人長身多髯與鬼鬪而勝之負以入舟乃得免方是時舟板櫛比牢密又加鎖焉不知兒何以能入也裝潢陸明之子年十八九見人家焚楮泉祭殤鬼過其傍卽覺罔罔不自制當

前一持蓋者自腰以上可辨時回顧與語遂踵之以行
歷郵墅十餘日夜行不輟亦不覺飢渴其家散求之數
日或言其在三十里外得之于橋上猶行不已人來益
多持蓋者乃沒予族人侍其父飲別墅忽有黃衣卒拱
而趨引之入池水中幾溺適有見者救之得免方其入
水時視猶陸也三人者僅脫鬼手耳

杭優眼大郎病夢人持文衾覆之自首至足束而加縻
力拒不可縻而寤病日甚遂死死數日見夢于其家曰
前夢文衾爲大不祥今生爲猫黃質而黑章在沙皮巷

某人家子往視而俯泣白所以欲買歸猫主不肯或名呼之則仰視而俯鷹

南上庫妓魁李都惜妹宜姊十四歲死乳媪夢其來泣訴曰不幸天又不得復爲人今在竹柵酒肆中生好華今亦衣斑也幸憐我爲營佛果未之信其明日女兄復夢試求之則前夕狸奴生數子果有斑者以千錢贖之仍招律師施三聚戒戒終而猫死他日乳媪復夢曰今幸得爲人生王氏然以宿業未脫倡類也

都民鄭生居中瓦南爲京果肆次子娶婦三日大合客

客有見燭光上人物長數寸者十餘輩負一小棺回旋而行指以示人人皆見之莫不愕然獨鄭老無覩也須臾滅沒乃有白蝶數十繞屋而飛鄭老不樂罷酒意非吉證又兩日呼道士設醮禳之畢事焚楮泉回風飄火著屋楣上烈焰隨起相對賣線家植兩竿于門不知火從何來對然如炬遂延燒百餘家鄭老以焚死

嘉定戊寅春余在都友人林亨之之婦翁承務邱君爲

余言越有陳生

邱爲隱其名

外謹而內宕好挑謔良家女婦

尤爲麤行諸尼所奔一尼嘗孕生男抱之水中而殺之

未幾陳生病沈困見壁隙中有自外入者猴而人衣曰
幽府逮汝陳生曰符安在猴曰安用符不符豈不可追
汝乎陳罵曰幽明一理果追我安得無驗他鬼假託求
食耳且陰府何至乏人而使猴猴呼土地神與竈神某
案急速故不暇符今此人不吾信爾二人偕送至關可
乎二神曰諾猴升榻捧陳生魂自臍中出二人輔行中
達而反陳獨與猴入大城官府中殿上垂簾帟幕皆黑
質而白繡由左廡過小廳事朱綠數人聚坐如人閒都
廳呼陳生曰爾平生淫罪如沙塵又汚比丘尼彼尼雖

非淨行然號則不可又因以殺子今將何辭陳以旁無
左驗力諱曰無有官曰此非若人閒可以口舌漫爛也
命吏曳入一小室吏曰爾諱晦宜自視之陳生視室中
見尼媿于牀推兒在壺中婢酌水沃兒自見其身以手
指麾使婢益水而力擠之曰毋使兒有聲乃大震恐扣
頭謂吏曰服矣吏持生出官命以狀對忽有紫衣神僧
振錫自空而下坐者皆起合掌僧曰陳某祿算皆未盡
又嘗倡率曝經會薄有善業姑遣還何如衆曰唯菩薩
命僧呼陳生戒之曰爾汚尼殺子惡隱世不知宜自發

露鏤版書幽府所見使來者知戒汝罪亦滅矣冥報正
欲以警世言天機不可泄者妄也以錫擊其首霍然而
醒汗流如洗疾遂愈逢人輒自狀其過邱蓋親聞之方
將鑿木也此僧具大慈悲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

鬼董卷第四

壬申九月十六日校舊鈔本改定二十八字

鬼董卷第五

溫州人陳

忘其名

知華亭縣以裴端夫爲客至之明日午

夜被酒起坐紗幬中庭下昏月朧朧綠衣小童歷階而升盡其等展謁曰某官祇候端夫欲下牀攬衣而其人已經前矣一緋衣二綠衣皆幘頭秉簡當階旅揖而去不吐一辭端夫雖驚畏然念爲人師且適抵此柰何張鬼事閱不言明日方篝燈童復來云某官傳語恐驚教授不敢數進見令小娘子來道萬福一卅女十餘歲紅衣黃裳珠琲滿頭跪揖而去自此朱綠者無復見而童

閒攜女來戲劇端夫問女何人曰緋衣爹爹綠衣叔叔也媽媽姐姐養娘妳輩三四十口在宅堂後避嫌不敢相見都教傳語先生問何姓何官女曰奴奴小孩兒都不理會得月餘端夫猶不以語陳君他日陳招飲女將一數歲兒翳身屏後挪揄之端夫顧笑陳力扣詰乃言其狀陳怒厲聲叱之兒驚而啼女頰怒曰我去說與爹爹未終飲報爨婢發狂疾陳與端夫偕入視之婢攜巨柴出欲擊人厲聲謂陳曰汝不憂官失妻死乃猶木強耶言皆成文陳使數卒力制之以縣印徧印其身將

曉乃定明日復憑他婢婢若爲人所縛懸立虛空中不食者兩日陳徧召持法者治之略無驗端夫爲焚香講解之婢乃曰爲先生故且去後罵我血汝族陳以宅堂不可居徙於倉中未幾內子卒焉又月餘陳竟以臺劾罷將行童持謁謁端夫云某官辭朱綠衣復出揖端夫欲延坐問已無見矣端夫恃爲鬼所敬意必遠大自華亭歸數年乃客死京下端夫趣尙頗高能爲詩終於布衣可惜也端夫自作傳示余甚詳今獨記其梗槩如此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熙閒木江周寶以小商

販易安豐場得其製于敵中始以獻羣閹遂盛行寶有巧思久商于淮多與羣盜壯士相識後歸事閹尹林御藥委以腹心淳熙十四年秋他閹介術者來林御藥以親舊廝役命雜試之言驗如指掌至周寶曰此囚也不踰歲當以刑死林御藥信之呼寶來語之曰我出入禁省事當畏謹設不幸而中寧不累我汝姑歸治素業遲歲月復來寶含恨去久佚不能復勞又驟貧鬱鬱繞西湖而行過赤山見軍人取質衣于肆爲緡錢十餘所欠者六錢而肆主必欲得之相詬罵寶爲之解紛視篋中

纔餘五錢爲代償而主者又必欲得一錢寶亦大恨怒
傷人相與嘆訝曰此所謂閔一郎也其人以不誼致富
虐取一方人恨不膾其肉寶失聲曰使在淮上爲壯士
所虜粉久矣浙民懦容養惡奴至此傷有人曰寧知此
無壯士蓋所謂李勝勝善騎射軍中號李旗兒方客殿
司統制吳曦家教其子弟弓馬相率草飲勝謂寶此家
不可容君盍往淮濟結壯士掠之寶心躍如卽日行渡
江自建康至廬見陸才告之故才曰此輦轂下也其可
哉寶論說不已才計寶恨怒恐他日敗必汙已乃以二

十券與之好謂曰二十四郎獨可販藥耳然當往見林姑丈問藥所自林姑丈者安豐林青也素為盜橐才實賣寶於青而不肯明言之寶至安豐以事語青青曰此有彭八繆興國王孝忠皆健兒也久不過北界困悴無繆我為君率之以行既召之三人皆曰非古三官人莫能集事我_理一夫耳無以為也又兩日得古訓于北盧塘訓曰千里行劫勢無達理又在京輦真探虎穴虎子不得必碎于虎口矣_明衆強之訓拒益堅興國與孝忠怒拔刃日始約為兄弟死生以之今困于此幸有機便待此

甦旦暮兄復拒之寧有兄弟情耶我將自殺以血濺兄
長衣矣訓迫不得已乃曰城內乎城外乎寶曰城外也
去城幾何曰十里訓曰我聞赤山有攢宮去此幾里乎
曰亦十里果爾當以狀來寶書付之乃偕南訓與興國
孝忠自京口舟行寶林青彭八自建康宣城陸行會于
北關寶先販藥時嘗倩顧八船往來多與之貲使匿稅
又時商客雜沓顧八不以爲怪也至是亦用之謂曰我
與數布客欲偕往淮南市藥不欲晝行夜分當集于舟
俟我來卽疾出臨安界必倍酬汝顧艤舟新橋以待時

十二月初天大風雪古訓先使寶扣赤山城西巡檢寨門呼之曰大理寺有所捕事甚密可以十卒待于門不得妄出事畢當呼爾曹衛送入城訓臂弓挾四矢立閔氏門寶以斧抉扉而入訓射著鄰戶上使有聲曰我步軍司人也一軍苦統制虐相率叛去欲往浙東無裹糧旬於閔氏事不預君若有強起或喧呼者我必盡屠之赤山之人素聞其統制虐疑必軍變勢不可敵又素惡閔皆閉戶無出者訓始與衆誓毋殺人毋姦汙女婦旣而林青縛閔生于木几上寘刀其頸累欲殺之訓苦禁

乃免閔妻中官養女素號有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
斬寶寶憚訓而退閔驚懼如癡醉人天將明邏者見門
扉不完呼其僕則僕繫于竈下家人皆扃閉樓上方股
栗不能言旋解縛言于府府以付使臣朱直卿直卿與
其儕言之總轄杭世亨曰江南鼠偷皆無禮淫殺此必
淮人也直卿視盜所遺得斧刃細竹縛爲火燧者半枚
寘篋中行以自隨尹督之急直卿惶惑無計月餘姻家
蘇生邀與市飲請出其物觀之因曰前往某家紙鋪中
見周寶買寓錢遺細竹一束正此類耶今猶收得之命

取諸其家視燧所遺無異也直卿固知寶有母寓鹽橋賣竹篋人家僞爲林御藥人往訪之母以出告上樓俟飯頃母歸而執之曰寶安在曰寶昨過臨平訪周來吉計明且當還邸蓋周與寶有外親周有姻會故寶過之而寶之邸在武林門外之陳酒家也直卿與其儕商略卽之臨平捕寶未至二十里餘寶適旋縛以獻府拷訊再三始述其事于是械寶于獄遣直卿輩往安豐捕諸寇閱月而彭八興國孝忠皆就縛旣而寶等咸論棄市術者之言可謂精而審矣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

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介清直以
世業自高家近清溪嘗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齎書直
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
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
近在西岡幸爲善鄰思奉顏色末有一詩具陳云平生
游城郭殂歿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
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羣何知清風
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旦暮
一至動入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儻無隔何

與析龍津其紙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
乃爲荅書殷勤切至仍直尅期請與相見旣去令隨視
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爲具酒果須臾聞
扣門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
單衣曳屣可年三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
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
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味
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
鬱積何樂如之夷荅曰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

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噉果飲酒問其
梁陳閒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
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麈尾林邑所獻
七寶澡瓶沈香鏤枕皆帝所祕惜嘗于承雲殿講竟悉
將以賜异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元鵠四雙
翔遶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日失明深忌諱
之爲湘東王鎮荊州嘗使博士講論語至子見瞽者必
變色語不爲隱帝大怒乃酖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
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

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授印綬自
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
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
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詔襄
陽造鳳林寺少柴柱木未致津吏于江中獲一樟木正
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嬪喪涕泣不絕臥痛潰
爛面盡生瘡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既敕進
粥宮中無米于黃門布囊中齋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
不給而崩景得梁人爲長架悉的其頭命軍士以三投

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
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爲人傭保
以自給嘗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檐竿繫
甚困卽阼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
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遂成密交夷家有
吉凶皆預報之後夷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爲長史
吾亦預求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
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似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
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

唐暄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州衛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俱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愛習以詩禮頗有令德父亾哀毀過禮暄常慕之及終制乃娶焉而畱之衛南莊暄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卜者問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而謝窺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暄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簾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

今若有感髮髯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

恍惚

人事改冥冥委荒邱陽原歌薤露陰壑棹藏舟清

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眈耿嘆不寐更

深悲吟前悼亾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眈驚惻

覺有異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何恠一言敘也勿

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

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愴惻媿君誠心不以沈魂可

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眈驚歎流涕嗚咽曰

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須得一見顏色不恨張荅曰隱

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𤄎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得暫相止與七郎相見。𤄎問羅敷曰我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于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荅曰被娘子贖來今看阿美阿美卽𤄎之亾女也。𤄎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于阼階之北。𤄎趨前泣而拜妻荅拜𤄎乃執手敘以平生妻亦流涕謂𤄎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于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真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小囑付無人今夕何

夕再遂年款。𤄎乃令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肖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𤄎卽如言笑。謂𤄎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脩短，固有定乎。荅曰：必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荅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一如人閒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𤄎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荅曰：冥中珍羞亦備，惟無漿水粥，不可致耳。𤄎卽命備之。旣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

粥宛然。眈悉飯其從者。有老妪不肖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羣。小謂眈曰：此是紫菊。妪豈不識耶？眈方記念別席飯。其餘侍者眈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眈從京迴日多翦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拱中。無人知處。眈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眈曰：美娘亾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荅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眈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卻抱。忽不見。眈命下簾帷。申繾綣。

宛如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歸何處荅曰在
舅姑右本肱曰娘子神靈如是何不還返生荅曰人死之
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
安能記其身也兒亾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
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
夜深肱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
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肱曰婦人沒地下亦有
再適乎荅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亾堂上欲奪兒
志嫁與北庭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

免眚聞慙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
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畱荅可
乎眚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
猜而不爲此言志之事今夕何害遂裂帶題詩曰不分
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
堦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眚含
涕吟諷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公婆使
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眚
訣別眚脩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問此

香何方得荅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暵執手曰何時再一見荅曰四十年耳畱一羅帛子與暵收之爲念
暵荅一金細合子卽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畱自非四十年內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愿自愛言訖登車前去揚袂久之方滅舉家皆見事在唐暵手記中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成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爲人耶鬼

良久乃荅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毀求寄
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
對曰暫寄居耳無害于君且以君氣誼聞于鄉里故告
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卽
拜辭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事亦無妨君賓客
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
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
能詩邪吾亦嘗好之可唱和乎達誠卽具酒置紙筆于
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

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義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將不益于主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閒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點紅衆亦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名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

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閒不殊後歲餘
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讀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
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
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
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
訪其居亦竟不獲

鬼董五卷得之毘陵楊道芳家此祇鈔本後有小
序零落不能詳其可攷者云太學生沈又云孝光
時人而關解元之所傳也喜其敘事整比雖涉怪

而有據故錄置巾笥中以貽同好

泰定丙寅清明日臨安錢孚跋

三十一字

此非全書也或假為太平廣記中摘出然所載多宗
遼金事何繆議如此擬為解元閔姓所作信然

鬼董卷第五終

孫江識

家藏舊鈔本度之篋底十餘年矣前日偶檢及
之回取鮑刻本一校改定一百一字此書四庫不收
知不足齋外別無刊本此帙卷後有孫岷自跋
首鈐王鹿鳴印記半葉九行二十字審其字樣迹

嘗為國初所寫其糾正之處祝刊本詞意為
長後有覆鼎之可取正於此焉

壬申九月十六日游經螺三嶺歸按果記之

歲園主人汲井氏書

歲園

右鬼董五卷不署撰人姓名據泰定閒錢孚跋語似
爲宋孝光時沈某著特傳之者關漢卿耳考第四卷
有嘉定戊寅予在都之語則其人寧宗時尙存明蔣
一葵堯山堂外紀竟以爲關撰者誤矣所紀多涉鬼
神幻惑之事宜爲儒者所譏而勸懲之旨寓焉予固
不敢以無稽目之復梓以傳庶幾於世教有少補云
乾隆丙午七月旣望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